



神中
226
4止

森氏開萬
冊府之記

罔氏
森氏

同書

吳醫彙講卷九目錄

弘前醫官
江氏藏書記

徐叶堦

四大家辨

論醫宗必讀

青山求精堂
藏書畫之記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王繩林

攷正古方權量說

唐立三 三續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

廣田二宮
氏圖書記

吳醫彙講
卷九

開東垣之先也復脈黃連阿膠已開丹溪之先也然則謂三子得仲景之一德而引伸條暢之則可謂三子補仲景之未備則未確也

論醫宗必讀

明季李士材先生我城人也所著醫宗必讀一書固已膾炙人口矣然余竊有議焉夫必讀者軒岐之書也越人仲景之書也下此而脈經千金外臺以及近代諸名家書雖不能盡讀或取其十之六七或取其十之三四不可不讀矣苟守張長沙博聞強識之訓

以探本窮源則是書又為淺醫畫限之書矣改其名曰不必讀其庶幾乎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竊觀富貴之家投寒涼則忌進溫補則合醫之喜用溫補者遂有景岳派之名殊不思景岳亦溫涼補瀉並收之書也觀其論症先述古而補以已見分劑先古方而補以新方作者以全書名之讀者以全書貫之舍其短而錄其長則上而溯諸河間易水金華諸家無不合也更上而溯諸南陽醫聖亦無不合也而

得景岳之益者豈特在左歸右歸而已哉

王繩林 名丙號樸莊 吳縣恩貢生世居包筒前

攷正古方權量說

古方自靈素至千金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名方凡云一兩者以今之七分六厘準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準之謹攷定如左

凡古方權量皆起于律黃帝律尺九寸夏尺則加為一寸而為十寸今木工之曲尺是也

唐孫真人千金方論述針穴分寸云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馬法六尺為步今江淮吳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据此知即今曲尺無疑知此尺即黃帝律尺寸者以藥升之龠積與尺度攷得之

詳見律學淨聞

以曲尺之寸度作方徑一寸六分上下相等深七分八厘強其積二千分即古藥升之容積

千金論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當作上下徑一寸六分深八分弱按管子云釜鑑不得為侈弁且計其容積僅五百廿二分不應如此之小故知傳寫之誤也开口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分以深七分八厘強乘之得二千分為容積云深八分者舉成數言之也

藥升一升容黃鐘兩命之實以秬黍二百四十粒為一兩但秬黍

之重今無可攷依千金論蜜一斤得藥升七合及靈臺儀象志水與蜜同積異重之比例若二十與廿九而次第以準測之古一兩今七分六厘也

古律龠容一千二百八十秬黍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

六十一為圭半之十撮為一勺勺即兩勺為一合合為升字之誤一升共二千五百六十黍

也李時珍沿兩勺為一合之誤更增十合為一升則誤以傳誤

矣幸千金及外臺原文俱無此五字可證

秬黍一掬二米用以量龠取其圓滑而齊見攷工記輸人自劉條下註疏中

歆變亂古法置極用秬前明鄭世子特覓秬黍權以今平每龠

一千二百粒重三錢未足為訓也鄭世子樂書穿鑿附會其云黍權黍量盡屬臆斷張介賓採入類經圖翼殊誤後人也

知二百四十黍為一兩者千金六十黍為一銖圖翼謂十黍當作百黍者非也

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此則神農之秤也

攷正古權之法先作藥升滿曲尺二千分中容井水秤重一兩積相等而水輕密重水若二十兩則密必二十九兩以此推算一藥升之水重一兩二錢者則一藥升之密必一兩七錢四分

明矣

以三率明之

水二十

密二十九

水一兩二錢

密一兩七錢四分

既得密一藥升之重以三率重測之如法乘除得密七合之重

藥升一升

大密今重一兩七錢四分

藥升七合

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夫此七合之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者即古蜜十六兩之數也依上法重測之得古一兩今若干之數

古十六兩

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古一兩

今重七分六厘強

以古方參之

麻黃湯麻黃三兩準今二錢三分分三服中病即止每服止七分六厘

小柴胡湯柴胡八兩準今六錢分三服每服止二錢

承氣湯大黃四兩準今三錢分再服中病即止每服止一錢半

白虎湯石膏一斤準今二錢分三服每服止四錢

藥升之容積二千分以今倉斛之積寸推之古一升今六勺七抄也

立方筭法滿千分為一寸曾以倉斛計之合曲尺之寸度積一千四百九十七寸為今五斗則知曲尺二寸為六勺七抄以古方參之

半夏秫米湯半夏五合準今三勺秫米一升準今六勺七抄甘瀾水

五升準今三合煎取升半準今一合分三次每服飲一小杯杯如杯飲約可

手掬今比此尤小故曰小杯

四逆散每服方寸七準今一錢其泄利下重者加薤白一升煎服

未藥少而一升之薤其少亦可知

方寸七者作七正方一寸依曲尺之寸度為之錢七者以五銖錢為之開元錢亦同皆抄散取不落為度

古人用散藥以刀圭抄取之七亦刀圭之意也準前論一刀圭

為三十二黍方寸七者十刀圭也立方一寸積千分三除之得

三百三十三分為方一寸七之實容三百二十黍準今一錢藥性

輕重不等今但就黍計之以得其大槩

千金論錢七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七者則是一錢抄

取半邊耳並用五銖錢也錢五七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

之亦令不落為度按五銖錢與開元錢徑相同準曲尺九分其

竅六十三分以九分乘之得五百六十七分三除之得一百八

十九分為一錢七之實乃以三百三十三分為首率重一錢為

次率一百八十九分為三率得重五分六厘為四率是一錢七

之重也半錢七者準今二分八厘錢五七者準今一分四厘也

以古方參之

五苓散四逆散等方每服方寸七準今一錢

桃花湯赤石脂末半斤每服方寸七準今二錢日三服每方寸七準今之二錢石藥性

重也

燒禪散每服方寸七日三服灰性必輕

大陷胃湯甘遂一錢七分二服每服是半錢七準今二分八厘

十棗湯強人服一錢七準今五分六厘

文蛤散一錢七藥性較輕

一撮者以三指為度

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得一百廿八黍準今四分

以古方參之

澤水麋銜散藥共二十五分準今四錢七分五厘以三指撮為後飯服

四分日三服三日後病瘳而藥將盡矣

風引湯藥共五十五兩準今四兩一錢八分取三指撮并水煮服石藥性重

每服八分以五十餘日為度

凡丸藥如梧子大者準藥末一分如彈丸及鷄子黃者準藥末一

錢以古方參之

千金論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一方寸七

散以蜜和得如梧桐子十九為定如彈丸及鷄子黃者以十梧

桐子準之準前論刀圭容三十二黍應重一分方寸七加十倍
應重一錢

以古方參之

已椒藶黃丸藥共四兩準今三錢蜜凡如梧子大飲服一九日三服每日三九

每九一分蜜在外十日而瘳可知也

薯蕷丸藥共百七十八分準今三兩三錢八分大棗百枚為膏和蜜丸

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九一百丸為劑每丸藥末當重三分四厘因有大棗一枝

及蜜故得如彈子大也彈子大者或較小于鷄子黃然亦不甚相遠耳

理中丸藥共十二兩準今九錢一分蜜和丸如鷄子黃大以沸湯數

合和一九研碎溫服之日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

四九每丸藥末一錢當得九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

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湯者即用此九錢一分之藥煎之也寇宗奭

疑丸藥少湯藥多妄謂古方如鷄子黃者應是大丸李時珍宗之遂于古法如彈丸及鷄子黃准十梧子者奮筆增為四

十梧子

謬也倫急丸每服大豆許三四丸未差更與三九按千金十六黍為一大豆合七

九計之不過百十二黍之重準今三分半

千金論隋人以三兩為一兩權三倍故量亦三倍

以古方參之

外臺載廣濟方蒜煎主冷氣用牛乳五升準今三合四勺納剝淨蒜肉

二升煎候蒜消盡下牛膝一大斤末準今三兩六錢煎成酒和兩匙服

之乳經煎後約存二合配三兩六錢煎而調和之其未必不可復多矣

外臺載錄驗方杏仁煎療欬氣杏仁一升擣以水和研取三大

升汁準藥升九升煎取一大升酒服一匙日三以水九升研杏仁一升其水亦不可復多矣

凡煮湯大畧古藥二十兩今一兩五錢用水一斗今七合煮取四升今二合八勺勺二三服之

右藥皆咬咀如豆大必水乘氣熱方始透入藥中既而藥乘水沸乃始溢出汗間然且火欲其微沸欲其小絞以兩人助以尺木澄去塗濁而後服之全欲得其氣之清而不欲多水以耗其氣讀千金論自明

至于千金論諸藥權量互求之法往往不合則古今藥性不同故也即如蜀椒吳茱萸地膚子蛇床子古取陰乾今皆晒爆爆則藥性為之輕輕則各有差等而權與量不相合矣又如附子以一枚準半兩古取其土中自養形癯神足者棗有大小以三枚準一兩古以八月採爆乾尚皮不尚肉別錄云棗皮利肉補虛惟十棗湯取肥者十枚用之今並不

如法宜與古不符也惟巴豆治淨以一分得十六枚頗合千金云巴豆先去心皮畢秤之曾如法修治其薄衣務盡去之約十六枚重分九厘苟能于古方中緒論求之蛛絲馬跡非不可尋也

以古方參之

千金方治歷節諸風百節酸疼不可忍用松脂三十斤準今兩煉五十遍少亦須二十遍服方寸七日三百日差方寸七容三百二十黍準今一錢此最足據者每日服三錢百日須三十兩也以松脂煉去六兩適合百日之用則古一斤為一兩二錢更無疑矣

千金治結氣冷癥積在脅下及脚氣上入小腹腹中脹滿大

蒜去心三升搗令極熟以水三升和調絞汁更搗以水三升

和絞去滓更以水三升和之共成九升滓可桃顛大葉却三升

蒜肉研汁後滓僅如桃顛大升小可知以微火煎取三升下午乳三升合煎至

三升且起空腹一頓溫服令盡三升蒜汁可以一頓服升小可知至申時食

三日服一劑三十日服十劑止蒜汁最辛劣全不慮及而頻作服之升小可知

宋林億以古三兩為今一兩古三升為今一升龐安常亦云然此誤以漢之權量為憑耳于古方不相涉也

古方以二龠為一升以二百四十黍為一兩此與劉歆所定

二十龠為升二千四百黍為兩者大相懸絕後儒悞信班志

遂以新莽刀布之重及銅斛之式斷為古律權量于是以古準
今遂有三兩為一兩三升為一升之說而強合于醫方之權量

耳 秦漢之量每一斗為今之二升見閩百詩
四書釋地及沈彤周官祿田考附識于此

前明張介賓或于鄭世子之樂書定為古方一兩今之六錢古方
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為大謬

李時珍云古之一兩今之一錢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以古方參之

肘後方治消渴以黃連三斤準今三兩六錢納猪肚中蒸服依景岳說是廿八兩

八錢矣猪肚中能容之否

又肘後方治中風腹痛用鹽半斤準今六錢熬水乾着口中飲熱湯

二斤得吐愈依張則四兩八錢能着口中耶併能飲如許熱湯耶

又肘後方治風毒脚氣用硫黃末一兩牛乳調服取汗北方人

用此多效依張則六錢可作一頓服耶

又肘後方治勞復用乾姜四兩為末準今三錢湯調頓服依張則為二兩四錢

之乾姜可一頓服耶

外臺載備急方治五尸以雄黃大蒜各一兩擣和如彈丸準今一錢

三分故道如彈子大納熱酒中服之依張則一兩二錢能與彈丸相似耶

千金方治吞金銀鏤用白糖二斤唐以前方用糖皆指餽糖非蔗糖也一頓準今二兩

錢四漸漸食之多食亦佳依張則十九兩二錢能作一頓服耶

以上辨古秤

金匱方解菌毒人糞飲一升此豈今之三合三勺耶

外臺載集驗方療水腫用黃牛尿一飲三升準今二合若不覺更加

服之若謂是今之一升人糞牛尿誰堪多服者

肘後方治齒痛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嗽即瘥若如今之一合

六七勺如何含而嗽之

又肘後方治霍亂大渴不止多飲則殺人黃梁米五升水一斗

煮清三升稍稍飲之若如今之一升獨不慮其多飲而殺人耶

外臺載崔知悌方治血痢石灰三升熬黃水一斗投之澄清

一人一服一升日三服每服準今三合三勺日三服豈石灰湯可多服耶

千金木膏治脚弱風虛用濕荆二十五束束各長三尺圍

各二尺五寸徑二寸燒灑三斗準今二升青竹三十束束各長三

尺圍各二尺五寸徑一寸燒灑三斗試如式取荆與竹燒之能取今一斗之灑否

千金耆婆萬病丸條下云服藥取微下三升惡水為良若三升為

今一升齒云微下耶

千金第七卷雜方云治崩中下血一斛服之即斷若血下至三斗三升

尚堪救藥耶

千金紫苑湯云小兒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二

百日一服三合

若如今之八勺有奇百日以內之小兒能頓服耶

以上辨古升

夫以藥秤藥升農軒叔造之法物晉宋以來寢失古意故梁陶貞白先生著名醫別錄論用藥分劑法則一遵神農之秤而不用子穀秬黍之制孫真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言今依四分爲一兩爲定亦不依隋人以三兩爲一兩之法其述古藥升制度下卽曰今人分藥不復用此蓋有存羊愛禮之思焉繼此有王刺史者輯外臺秘要每方必紀其所出凡六朝諸名家所定分兩升合皆競

就法守間有大升大兩必分別註明今良方具在顧以權量難求棄若弁髦強作解事者從而武斷之而醫宗之微旨勢不至盡墜于地不止

武斷之最者莫如景岳以其所宗者悉本之偽造夏律周禮之

鄭世子也

微旨者何聖人治病之樞機也升降浮沉之氣順者生逆者死但得撥之使轉卽行所無事矣故藥也者求其中窾不貴多也求其循序不貴速也藥必有毒非毒無以馭病非節制無以馭毒故升秤之以小爲度者誠慎之也

陶隱居曰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大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
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
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以梧
子為度按千金論如梧子者準上論重一分以二大豆准之如大豆者
重五厘以二小豆准之如小豆者重二厘半以三大麻准之如胡豆者
重一厘以二大麻准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半准三細麻每一細麻重七毫
今人疑古方立法太峻而不詳其用意之謹密反謂古人稟厚能
勝重劑則所見益顛倒矣得吾說而通之庶幾能師古之意用古
之法乎

千金論云古者藥在土中自養經久氣味真實今時藥力輕虛
人多巧詐學者須加意重複用藥藥乃有力此亦不可不知也
然觀東垣方藥味多而分量輕又宋時一切作煮散者每服皆
以五錢為例可知仍不貴多也

古人疑漢方湯液大劑三十餘兩小劑十餘兩用水六七升煎
取二三升並分三服若以古俞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兩未淹
得過又疑散末藥只服方寸寸圭七圓子如梧子大極至三十
粒湯液豈得如此懸絕又疑風引湯一料計五十五兩每用三
指撮水三升煮三沸去渣溫服一升觀其煮製每只三指撮未

應料劑如此之多今一旦攷而正之三疑盡釋矣

古方惟百合湯用百合七隻配水三升似與前說不相合頃友人言吾蘇陽山澄照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產百合僅如錢大煮之清香絕勝療病極效可知百合入藥者以小爲貴耳

唐立三 三續 中庚知琳亦引之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丹溪格致餘論曰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當以第二章因於暑之下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移於因寒之下云云尤在涇先生深通經義者也獨於此論未甚研求乃於讀書記云因於寒因於暑二節丹溪重定章句爲是 烈謂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句不必謂之衍文惟起居如驚神氣乃浮二句與

下文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彼此舛錯僅以此四句互為移掇讀作因於寒欲如運樞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意即貫串蓋謂因於寒者如樞運動寒氣自散如內經洗慰按摩等法是也若寒鬱為熱有似燔炭必須汗出而散如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因於暑者乃君火為病故自汗喘喝而多言以及起居卒暴神氣浮越也丹溪在涇皆相承而誤

申明三年中氣候相乖化疫之說

本集第二卷薛一瓢先生日講雜記中有此一則而語焉未詳書出之後諸同學迭有來問此說者爰為之詳說於左

此本諸素問遺篇刺法論雖經張景岳類釋於剛柔

失守之條

甲丙戊庚壬五年為陽子氣剛乙丁辛巳癸五年為陰子氣柔應交而不布政者謂

之失

而尚未甚晰竊參鄙臆詳以明之假如甲子年

上半歲多風少暖為上年司天之厥陰不退位本年司天之少陰不遷正若下半年歲多涼為在泉之陽明得位甲子之在泉陽明已卯也

在泉之于即以司天之干相合者推之如

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也在泉之支以司天之支各就
 四正四偏四維中陰陽相配者推之如子與卯為四
 正中之一陰一陽寅與巳為四偏中之一陰一
 陽辰與未為四維中之一陰一陽也餘倣此以上
 年之司天臨本年之在泉則上癸下巳為不和甲失
 其位謂之木勝土虛甲巳化土木勝必金復指下年乙庚化金之歲言
 金既復木必稍退而子年司天之少陰至矣木反助
 火剋金其復必微而甲巳之土皆失守土鬱之久後
 化為疫早則丙寅晚則丁卯土疫至也丙辛化水之
 方得勝之而為病再次年丁壬化木木又剋土亢則
 害而為病也。土疫即濕疫今所謂濕溫之類是也
 疫之微甚詳其年之司天在泉或盛或衰為定又若

上半歲氣暖為少陰司天布政而下半歲多溫少涼

為上年在泉之少陽不退位本年在泉之陽明不遷

正夫巳卯之柔不至於下本年在泉屬陽明巳卯解見上則甲子之

剛孤立於上亦為土虛後化為癘凡司天失守化為癘

癘疫癘疫也土疫將至恐傷腎臟當先補腎俞次洩

土氣以去其鬱戒夜行遠行經本論刺法故以俞言用藥者亦倣其意可也

其餘詳載類經不必復贅餘年皆倣此。疫癘每發

於陽年除天刑六年其餘二十四年是也庚子庚午

運庚寅庚申相火刑金運戊辰戊戌寒水刑火運此

六年本非有餘故不發疫餘皆陽剛太過故作疫也

然此指陽運自勝而無邪傷者也若剛柔迭失其位
四時不節謂之失之迭位即生大疫應司天而不可
在泉雖屬陽年亦為不及不
必鬱至三年始發疫癘也

吳醫彙講卷十目錄

汪纘功

虛勞論 附方

汪正希

讀先祖保陰煎謹記

沈香巖

六味地黃丸方解

八味地黃丸方解

唐立三 四續

司天運氣徵驗

吳醫彙講卷十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周兆麟世章氏校訂

汪纘功

名光爵號學舟太學生屢試不售考授州

蘇州府醫學治病多奇中載在吳縣志及

十七年著醫志年五十六歲歿於康熙五

學多有傳抄為秘本者此篇係其孫明之

正希節錄付梓明之名元亮號竹香玉午

虛勞論

虛勞之病皆由內傷而無外邪也如酒傷肺則濕熱

吳醫彙講

卷十

薰蒸肺陰消燦色傷腎則精室空虛相火無制思慮傷心則血耗而火易上炎勞倦傷脾則熱生而內伐真陰惟忿怒傷肝有二鬱怒則肝火內熾而灼血大怒則肝火上升而吐血此五者皆能勞其精血道經云涕唾津精汗血液七般靈物總屬陰陰虛內熱而成虛勞之症大約酒色爲多然有童子未室而患此症者或有先天不足或稟母氣陰虛其師尼寡婦室女愆期氣血鬱結以致寒熱如瘧朝涼暮熱飲食不思經期不準或致閉絕而成此病者多由鬱火內蒸

所致也

以上論致病之由
以下論真陰易虧

方書言此症者皆以氣虛

血虛陰虛陽虛混同論治不知氣虛者面白無神言語輕微四肢無力脈來微弱陽虛者體冷畏寒手足逆冷溺清便溏脈沉小遲此二者能服參芪溫補乃爲受補可治斯氣虛陽虛之症也雖血脫者亦有補氣之法乃指卒暴失血素非血虛之人如新產之類耳其餘患此症者經云一水不能勝五火五火者五志之火也一水者腎中真陰之水也水卽精也卽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天癸至非陰衰於

前而陰成之難乎又言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非陰
衰於後而陰涸之易乎所謂陰者即我之精而造我
之形者也人生全盛之數前後止二十餘年故丹溪
引日月之盈虧以爲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而王節齋
則以爲陰虛成病者十有八九陽虛成病者百無一
二蓋以節慾者少縱慾者多耳以下敘五臟虛證其爲病也
在腎則爲腰脊腿痠或攸隱而痛爲骨蒸盜汗或至
夜發熱爲徧身骨痠或疼痛如折爲夢洩遺精爲耳
中鳴爲足心熱在心則爲驚悸怔忡爲掌中乾熱爲

虛煩無寐或夢魘不寧爲口苦舌乾或口舌糜爛在
肺則爲痰嗽乾咳爲氣逆喘促爲鼻中氣熱爲顴紅
吐衄甚則吐涎白沫側眠咽痛音啞聲嘶在肝則爲
寒熱如瘧爲頸項瘰癧爲脇脹肋疼爲兩目澁痛爲
頭暈爲眼花爲多怒爲吐血在脾則爲食減不化爲
惡心嘔吐爲脹滿腹痛爲腸鳴泄瀉肌肉消瘦此皆
五藏虛勞之本症經曰治病必求其本須審其因何
致損何藏受傷如因于色者則知腎傷縱有他經現
症亦當補腎爲主而兼治他症因於酒者又當以清

肺為先

以下敘標本傳乘

既審標本再明傳變如腎傳心心

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再傳腎此傳其所勝之藏侮而乘之謂之賊尅大凶之兆經曰諸病以此相傳者死謂死謂五藏以次相傳而尅徧也難經曰七傳者死謂如病始于腎而脾復傳腎是謂六傳已盡一藏不可再傷也又如腎病不傳心而傳肺此間一藏而傳于生我之母以母子氣通也如腎病不傳心肺而傳肝此間二藏而傳于已生之子母病及子也如腎病不傳心肺肝而傳脾此間三藏而傳已所不勝之藏經

所謂輕而侮之也傳乘不明豈能療病

以下辨誤治虛勞

一症偏于陰虛者居多而醫之誤治者有七試詳言之
一曰誤認陽虛命門之火龍火也亦謂之真陽如果腎中陰盛龍火不能安其位而為上焦假熱面赤煩躁口渴等症口雖渴而不欲飲足冷過膝小便清長右尺脈沉小而遲或浮大無根此陰盛逼陽之假症如夏至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隨陽而上升宜用八味之屬水冷與飲得引浮火歸元如冬至一陽來復地中水暖而龍歸大海也至若虛勞

身醫真諦 卷十 四
之症是因腎水真陰虛極水不攝火火因上炎而致
面赤唇紅口鼻出血齒痛齒衄雖亦龍火上炎與虛
陽上浮不同縱有下部惡寒足冷此因虛火上升所
致非真陽衰而然故其小便必黃赤其脈必帶數有
內熱的症可據設誤用引火歸元之法是抱薪救火
上焦愈熱而欬喘燥渴益甚咽痛喉爛諸症至矣二
日誤認中寒腹痛之屬于虛寒者綿綿痛而無增減
喜熱手按熱飲食泄瀉之屬于虛寒者水穀不化而
澄徹清冷必有虛寒之脈證可憑然後用之有效今

人一見脹滿腹痛食不消化腸鳴泄瀉等症便認爲
虛寒而投理中溫燥之劑再補其陽則陽益亢而陰
益竭矣更有見其脹滿泄瀉遂引經文清氣在下則
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臌脹而用補中益氣反提陰
火上逆以致咳喘頻增吐衄交至而立見危亡此其
溫補得售者不過助陽之藥能使胃氣一時暫壯飲
食增加彼此相誇至死不悟良爲可憫三日誤認外
感世之真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外感無異
火逆衝上則頭脹微痛火熱壅肺則有時鼻塞陰虛

陽陷八裏則灑淅惡寒陰虛陽無所附則浮越肌表而熱但其發時必在午後先灑淅惡寒少頃發熱熱至寅卯時盜汗出而身涼或無微寒而但午後發熱必現腎虛症或兼唇紅顴赤口渴煩躁六脈搏數或虛數無力此宜大劑滋陰如保陰六味之屬若誤爲外感而表之則俾汗淋漓諸虛蜂起或有失血之人表之無汗經所謂奪血者無汗也再強發之必然吐血衄爲下厥上竭之症此尤孟浪之流也四曰苦寒瀉火之誤實火爲病可以直折虛火爲病非寒可清非

惟不能清熱抑且敗其胃氣食少瀉多將何療治甚者見其燥結肆用硝黃以通之不知腎主二便腎主五液腎液既虧自不濡潤滋其陰潤其燥而便自通彼旣虧之陰豈能勝硝黃之攻伐乎五日二陳消痰之誤痰在脾經者名曰濕痰其痰滑而易出或稀如水者名曰痰飲濕者燥之半夏自爲正治若陰水不足肺受火侮津液凝濁不生血而生痰此當潤劑滋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痰自清矣二陳之燥立見其殆六曰參芪助火之誤夫虛勞之可受參芪者肺

必無熱者也肺脉按之而虛必不數者也故有土旺而生金勿拘拘于保肺之說古人每用之而奏功今則火已爍金而咳矣火蒸津液而化為濃痰矣君相亢甚而血隨上逆矣猶引陽生陰長虛火可補之說漫用參芪因之陽火愈旺金益受傷所以好古有肺熱還傷肺節齋有食參必死之叮嚀也七日治療過時上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如勞神者常養其心勞倦者常補其脾多怒者常滋其肝血多飲者常清其肺熱好色者峻補其腎水仲景曰凡人有病不時

卽治隱忍冀延必成痼疾所以終罕得愈者以內熱之症人多易忽自恃飲食如常起居如舊仍縱恣酒色迨至病已成而後藥之譬之渴而穿井鬪而鑄兵不亦晚乎以下三大治法然而治之最難有三大要法不可不講也一曰補腎水經云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精藏於此氣化於此精卽陰中之水也氣卽陰中之火也故命門之火為十二臟之化源火不畏其衰水則畏其少所以保陰六味左歸之屬皆甘寒滋水添精之品補陰以配陽正王太僕所謂壯

身醫真言 卷一
水之主以制陽光丹溪所謂滋其陰則火自降譬之
燈殘火焰添油則焰光自小也然須制大其劑長久
服之以陰無速補之法也至若因於酒者清金潤燥
為主而保陰之屬仍不可廢蓋補北方正所以瀉南
方而救肺也因於思慮者清心養血為主而佐保陰
之屬所謂水壯而火熄勿亟亟於清心是也因於勞
倦者培補脾陰為主而佐保陰之劑經日有所遠行
勞倦逢火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熱舍於腎故知勞
倦傷脾內熱者必及腎也若忿怒傷肝動血保陰六

味大爲正治蓋水旺則龍火不炎雷火亦不發乃腎
肝同治之法也二曰培脾土脾胃爲後天根本經曰
安穀則昌蓋精生於穀飲食多自能生血化精雖有
邪熱藥得以制之久則火自降而陰自復也若脾胃
一弱則飲食少而血不生陰不能以配陽而五藏齊
損故越人歸重脾胃而言一損損於肺皮聚而毛落
二損損於心血脈不能營養藏府三損損於脾飲食
不爲肌膚四損損於肝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
腎骨痿不能起於床從上而下者過於胃則不治至

吳醫真譜 卷一
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從下而上者過於脾則不治
至皮聚而毛落者死所以仲景治虛勞惟用甘藥建
立中氣以生血化精一遵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之旨
也味非獨藥也補以味而節其勞則積貯漸富大命
不傾經云陰陽形氣俱不足者補以甘藥故中氣不
足者非甘不可況土強則金旺金旺則水克又男子
以脾胃爲生身之本女子以心脾爲立命之根故治
此者當以調養脾胃爲主三日慎調攝虛勞之因因
於酒色者固多其因於憂愁思慮抑鬱多怒者亦不

少所以童子室女不生歡笑及鰥寡僧尼易犯此病
經謂非鍼藥之可治必須消遣情懷隨遇皆安然後
療治庶能愈病乃今之患此症者徒仗諸草木奉爲
復元之品外則疲勞形體內則沉湎七情不知心有
妄動氣隨心散氣散不聚精逐氣亾故廣成子曰必
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斯言真可
爲虛勞調攝之良法也予今所論虛勞致病之因次
及方書之混列更推真陰易虛之故以及標本傳乘
併誤治之弊而終之以治要非敢矯當世之偏實本

諸先哲發明治要子又目驗之而不爽者故特立說以識之

保陰煎 自製

熟地黃 生地黃 天門冬 麥門冬

玉竹 龜版 茯苓 山藥

牛膝 桂圓肉 人乳

右藥或水煎或用石斛煎湯代水煎 內熱有汗

加地骨皮 內熱無汗加牡丹皮 腰痛加杞子

杜仲或加猪腰猪脊髓 盜汗加棗仁五味子

仲怔不寐加棗仁 咳嗽加桑白皮枇杷葉百合

有痰加貝母 有血加藕汁童便 食少加薏苡仁

泄瀉去生地天冬加山萸肉白芍大棗蓮肉肺脈

按之無力者量加人參膏之制而加減者也二地

君壯水以制亢越之火二冬為臣保金以滋生化

源惟同本丸有人參茲去參者恐肺中有熱反致

火也代以龍眼殼裝一以悅脾而生金茲水一以

對之無以香量收人參

此藥去主此天冬收山萸肉白芍大棗肉 胡麻

甘麥收貝母 赤血收藤代筆動 食少收薏苡仁

中並不難收棗仁 如柳收桑白皮此叶葉百合

汪正希

名元號古香長
州縣醫學訓科

讀先祖保陰煎謹記

予先祖學舟公治虛勞有自製保陰煎一方其意旨
所存蓋卽固本丸集靈膏之制而加減者也二地爲
君壯水以制亢越之火二冬爲臣保金以滋生化之
源惟固本丸有人參茲去參者恐肺中有熱反致助
火也代以龍眼葳蕤一以悅脾而生金滋水一以潤
肺而益腎養肝二味代參非獨較參爲穩當抑且貧
富可以通行集靈膏有枸杞牛膝茲去杞者恐其性

溫助陽用膝者取其引藥下行一汰一存權衡適當
至人乳補血液爲潤燥之妙品龜版補心腎實養陰
之良藥統而計之卽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之意也然
羣聚沉陰靜味得無過於凝滯上阻胃納下妨脾運
歟故佐以山藥茯苓一培一滲調和脾胃使無偏勝
之虞且備擬加減之法以治病之變化毫無遺漏焉
壯水制火補精養陰較之錢仲陽之六味張景岳之
左歸不能多讓而或更勝之乃或有議其平庸者是
未籌勞者養之惟宜王道不尙霸功也先祖當年先

葉香巖薛一瓢兩先生而著名製此方以療虛勞者
千百人不僅爲獨創之奇實上探古人之精奧世雖
多高明之士而治虛勞者誰復能舍此而別求良法
哉予也痛先人之已邈幸舊笈之猶傳思濟美於後
先有慚學術讀祖書之良善敢秘遺編用是梓此新
方附於彙講非徒求行世亦以祈活人也

此為補陰之主方補五藏之陰以納于腎也藏陰虧
 損以熟地大滋腎陰壯水之主以為君用山萸肉之
 色赤入心味酸入肝者從左以納于腎山藥之色白
 入肺味甘入脾者從右以納于腎又用三味通府者
 恐府氣不宣則氣鬱生熱以致消爍藏陰故以澤瀉
 清膀胱而後腎精不為相火所搖又以丹皮清血分
 中熱則主血之心藏血之肝俱不為火所爍矣又以

沈香巖

名家熊字惟祥受益曾孫實夫出
 嗣子國學生世居葑溪烏鵲橋東

六味地黄丸方解

此為補陰之主方補五藏之陰以納于腎也藏陰虧
 損以熟地大滋腎陰壯水之主以為君用山萸肉之
 色赤入心味酸入肝者從左以納于腎山藥之色白
 入肺味甘入脾者從右以納于腎又用三味通府者
 恐府氣不宣則氣鬱生熱以致消爍藏陰故以澤瀉
 清膀胱而後腎精不為相火所搖又以丹皮清血分
 中熱則主血之心藏血之肝俱不為火所爍矣又以

茯苓清氣分之熱則飲食之精由脾輸肺以下降者亦不爲火所爍矣夫然後四藏之真陰無所耗損得以攝納精液歸入腎藏腎受諸藏之精液而藏之矣從來囹圄看過未識此方之元妙至於此極今將萸肉山藥二味分看一入心肝一入肺脾既極分明而氣味又融洽將熟地萸肉山藥三味總看既能五藏兼入不致偏倚又能將諸藏之氣盡行納入腎藏以爲統攝藏陰之主而不致兩岐至澤瀉茯苓丹皮與三補對看其配合之妙亦與三補同法製方妙義周

備若此非臻於神化者其孰能之惟其兼補五藏故久服無虞偏勝而爲萬世不易之祖方也

八味地黄丸方解

此方用附子肉桂補兩腎之陽非補兩腎中之命門也附子補氣中之陽由肺以入於腎故陽虛肺氣喘急者服之卽止乃右腎之陽藥也肉桂補血中之陽由肝以入於腎故陽虛肝火上浮者服之則納乃左腎之陽藥也夫從左從右非兩腎之中可知命門居中是以一而神非以兩而化附子肉桂一氣一血兩

相對待故非命門藥也如以附爲補命門則以命門屬氣桂不得爲補命門矣以桂爲補命門則以命門屬血附不得爲補命門矣總之命門爲先天之氣本于始生爲生氣生血之根本非草根樹皮所能補者藥餌人口從胃氣敷布然後輸入腎藏卽係後天飲食之氣所化但能補益藏腑不能補益先天故前人加入地黃丸者不特附桂一氣一血卽車前牛膝亦是一氣一血知母黃栢亦是一氣一血一氣一血者俱入兩腎而非命門也以命門爲陽者此命門與兩

腎分陰陽則命門爲陽兩腎爲陰命門爲始生之根本卽是萬物資始之乾元故爲元陽象坎中之一畫也非以火爲陽也如以兩腎分折而論則左血爲陰右氣爲陽亦非以水火分也如專以一腎而論則左腎不獨有精氣亦有之右腎不獨有氣精亦有之精卽爲陰氣卽爲陽此兩腎各有陰陽故八味地黃丸各補其陰陽也亦微矣故天元紀六微旨二篇論

各辭其創則也 命門矣總之命門為先天之本
 噴為創氣噴為則此兩腎各首創則始入於此黃式
 腎不虧則氣亦育之亦腎不虧則氣亦育之辭
 亦氣為則亦非以水火為也故專以一腎而論則立
 也非以火為則也故以兩腎為法而論則立血為則
 本噴是萬物資故之理天始為元則氣也中之一畫
 腎為創則命門為則兩腎為創命門為故主之財

唐立三 四續

司天運氣徵驗

余曾撰司天運氣贅言已鐫入是編第七卷矣愚意
 以每歲每候必有歲運與司天在泉及分五運之主
 客六氣之主客六者雜聚變化靡窮吾儕在醫喻醫
 譬如一方中純寒純熱其劑自峻若苦辛相制寒熱
 雜陳即有所偏蓋亦微矣故天元紀六微旨二篇論
 至天符歲會則有中其病者速而危徐而持暴而死
 之別天符歲會如此可知五運六氣亦須參合以類

吳醫真詩 卷十
推矣內經未言及此者提其綱而難於盡數其目也
抑更有釋天符太乙者謂當以得病之一日爲言如
戊子日亦稱天符戊午日亦稱太乙之說茲嘉慶元
年丙辰乃統一歲者太羽水運上半歲又值太陽寒
水司天巳爲天符矣而初之主運值太角初之客運
值太羽初之主氣又值厥陰風木則是六者之中三
寒二風惟初之客氣值少陽相火一火孤立幾爲羣
水所掩初之運氣天候應寒也正月初九日丙辰又
天符之日水寒會聚余於去冬曾與隣金子東屏胡

子誠齋謝子山喬暨同道唐子迎川周子思哲朱子
澗溶以及門人王文海輩談及是日防受寒邪不意
至期果於雞鳴時烈風震屋積雪盈庭及午雪益密
紅爐不暖繪纈無溫抵夜風更壯卽重裊毳幕不啻
大荒冰窖矣迨詰朝風少息然寒威凜冽吹氣成凍
不獨貯水缸罈插花瓶缶一旦都爲冰泐甚至烟筒
酒甕無不凝冰耄耄之老皆云有生以來未遇如此
嚴寒諸隣友謂余曰推之何精也余亦未料如此其
驗也因而追溯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炎暑酷烈中

其醫書言 卷一
一
暍而死者難以僕數試亦以運氣推之乃少徵火運
而值巳歲所謂歲會也大暑後少陽相火在泉所謂
同歲會也維時乃三之運四之氣客氣又值少陽相
火則是七者之中火居其四至於主運少宮客運少
商主氣太陰濕土五行中全未見水有陽無陰可謂
亢害之至矣於是益知運氣之說不可執一而論當
以六者之中角徵宮商羽與風火濕燥寒互相參究
自無不驗縱不必偏甚若此始能獲應亦須以此六
者主客太少何勝何遜何遠何近窮究其微必有曲

驗卽此癸巳丙辰二歲可徵也再試以本年他運他
氣推之除五行錯雜不甚偏乖者無庸瑣述小滿後
交三之客氣乃太陽寒水與歲運司天相合且主客
運氣之中客氣最爲切近是時應有寒徵又小雪後
交終之氣主運太羽主氣太陽寒水與歲運之太羽
三水會聚惟是主運主氣不過時令之常非比客運
客氣加臨變化顯有異徵耳十一月十五日丙辰益
以天符之日寒應倍之茲乃時當夏仲衣必續綿三
之氣亦已驗焉前撰贅言可詡未謬試再觀終之氣

何如 五月望日識

夫人身之氣血，猶如天地之陰陽。氣血不和，則百病叢生。此論中，詳述了氣血虧損之症，以及調理之法。其言：人身之氣，主於心；血，主於肝。心火炎上，則口舌生瘡；肝木克土，則脾胃不和。此皆氣血不和之故也。故凡治病，必先調氣血。氣血和，則百病除矣。

吳醫彙講卷十一目錄

周省吾

三焦說

命門說

陰陽常變論

中道說

三百九十七法考

三百八十一

中鼓鏡

創製

合門

三焦

風

吳醫彙講卷十一目錄

吳醫彙講卷十一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周兆麟世章氏校訂

周省吾名自閑任常熟縣宴清橋輯醫論會通運氣則二書未刊節錄數篇附梓是集

三焦說

三焦有形無形之說越人華陀王冰東垣皆曰有名無形餘則或言無狀或言有形紛紜無定愚意當以無形之說為是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可以定其象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身醫彙論 卷十一
此三焦定論也以其無形故舉功用之相似者以比擬之也霧類乎氣決氣篇所謂若霧露之漑是也考漑瀆二字之義漑瀆也漸也漸瀆之使柔爛也則漑者狀腐熟水穀之義謂漸瀆以化也瀆濁也通也所以通垢濁也則瀆者狀分別清濁卽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之義也其三焦字義亦屬無形蓋火灼則焦火卽是氣以少陽爲相火卽取焦字之義也上中下有分司之任故曰三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出於胃上口竝咽以下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竝胃中出上焦

之後泌糟粕蒸津液化精微爲血以奉生身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水穀者居於胃中成糟粕下大腸而成下焦又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五味篇云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漑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細玩經文曰出於胃上口出上焦之後曰成下焦曰胃之兩焦皆見無形體之意焉而細釋經旨卽營衛之氣所從出其職司功用莫非氣之所爲故中藏經曰總領五藏六府營衛經絡左右上下之氣

也至本藏篇有厚薄緩急直結之說者孫東宿謂五藏五府五行正配合者也獨三焦無合故附膀胱而言非謂三焦有物如是也若論勇篇理縱理橫之說不過言其人之軀殼上下通體如此故以三字貫之而借焦字助語成辭與五味篇所云胃之兩焦句法相倣耳再以背俞篇五焦七焦之文觀之則三焦縱橫之句亦可不拘泥矣使必以無形之說爲悞豈越人華陀其才智反在後人下耶

命門說

命門者人身之真陽腎中之元陽是已非另是一物也後世立論有謂在兩腎中間者有悞引七脊之旁中有小心爲命門者至謂其形如胡桃尤爲荒誕夫越人倡右腎命門之說而後人非之抑思不有越人又何從有命門之說乎其意以陽氣爲重人身左血右氣故歸之右也人之每藏每府各具陰陽腎爲一身之根柢元陽爲人身所尤重故特揭之也自古命門治法亦惟溫補腎陽而已別無他法也故虞天民兩腎總號命門之說最爲近理景岳亦有分而言之

則左水右火合而言之爲水火之府陰陽之宅及命門總主乎兩腎兩腎皆屬於命門之論至以子腸當之又於理未安也孫東宿以生氣立論其意頗合竟指爲先天之太極亦非也近時靈胎徐氏謂腎之有兩則皆名爲腎不得名爲命門蓋腎爲牝藏其數偶命門之義惟衝脈之根抵其位適當兩腎之中真可稱爲命之門不得以右腎當之也夫以牝藏釋兩腎其說最的以衝脈當命門倡論似甚新奇細按亦非確當不過執兩腎中間之語而另開一說耳竊以爲

兩腎爲立命之門命門穴在中間似因腎而得名越人以腎爲命門又因穴而名之也總之三十六難曰命門者精神所舍原氣所繫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此真上補素靈之未及惟非皆腎知腎有一二語不免詞病以致後人辨論紛紛也

陰陽常變論

陰陽者一氣所分宜平宜合忌偏忌離或爲對待或爲流行有會處有分處本相生亦相尅天地萬物無一可以去之其理之精微實非易言者也考之醫籍

或謂陰易虧而陽易亢務以益陰爲先或謂陰主殺而陽主生必以扶陽爲重若此之類各有至理而均非定論何也以未分常與變耳試以四時晝夜核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兩分焉而毫弗參差夜則爲陰晝則爲陽總計焉而纖無多寡此陰陽之常也以天地之變論之時或亢旱卽陽盛陰虛之象必有待於甘霖時或久陰卽陽衰陰盛之徵是有賴於皎日此各執其說者亦有至理也以人之病論之水虧火旺非清涼無以救其燎原旣不可專以陽爲重氣脫神

羸非溫熱無以消其陰翳亦不可獨以陰爲先非偏執之見均非定論乎考之先儒語其大綱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爲流行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爲定位言其體用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惟兩故化合而後能遂也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隨時變易迭相爲用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顧陰之爲道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陽之

爲性宜於潛藏不宜於發洩若夫陽主進而陰主退
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
弱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
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
殺似乎以陽爲重及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又
謂无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故不貞則無以爲元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
又不必以陰爲輕則先儒之說未嘗偏輕偏重也故
陰陽得其正則平若權衡陰陽失其和則反如冰炭

自其變者而觀之陽主乎熱陰主乎寒不可混而爲
一自其不變者而觀之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
卽爲陰豈可分而爲二且陰陽互藏其宅故傷其陽
卽及其陰傷其陰亦卽及其陽陰陽消長無窮故陽
之退便是陰之生陰之退便是陽之生內經亦曰陰
陽之道如環無端是也如曰陽能生陰陰則不能生
陽豈理也耶且果穀草大有生於春看載於秋者亦
有生於秋而成於春者惟獨陽則不生獨陰則不長
耳要之論其常則毫釐不可輕重如其變則剛柔大

有懸殊所以寒極則凍而死暑極則熱而斃過則主乎殺也晴明物亦榮雨露物亦茂和則主乎生也惟今人之體偏勝者多在乎臨證者於向來偏執之說毋詆其短善用其長可也陰陽之理非一言可以盡之也

中道說

中之爲道無所不涵無所不徹推之醫理尤不可忽蓋萬病由於乖戾用藥惟以調和益其不足損其有餘溫涼攻補必歸於中而後可夫中者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之謂也故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一病有一中不可偏向一病而今日如此爲中明日如彼爲中慎勿固執且同一病而此則如此爲中者彼則如此而又非中無窮活變故中者如權之稱物如鏡之取火少越焉太過矣少退焉不及矣總在當機之順應也醫之中道非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謂中病卽是中病而毫無偏倚毫無過不及卽是至中是以補如參地瀉如硝黃熱如姜附寒如膏連散如麻桂毒如蝨蛭合宜而用何一非大中之理乎是在平時窮理

吳醫彙言 卷十一
精而辨症明則臨病自生變化能統萬理於一原自
能通一心於萬事也嘗怪前賢往哲代不乏人其聰
明才辯之資縱橫反覆蹈奇入險固皆醫林之傑也
然而適中者寡矣書曰允執厥中子曰中庸不可能
也醫雖小道何獨不然

三百九十七法考

仲景傷寒書爲叔和編次已失其真卽林億校本亦
已難得今世所傳惟成無已註釋之本而已至三百
九十七法莫不津津樂道而究鮮確指汪苓友亦云

前人所未明言其引張孝培傷寒類疏桂枝湯服後
至以助藥力爲一法溫覆至如水流漓又一法稱與
諸家不同顧吾不知其何本而有此考前明有吾虞
趙開美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其三百九十七法於
每篇之首註共幾法先則節錄原文開明第一第二
次於原文之下復列一二三之數總計全書治法瞭
如也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億今之傳本亡之者
殆爲無己所刪乎後人未見宋刻茫然不曉如王安
道亦未之見也 國朝王晉三雖於每方之下註以

各法亦不過繼張孝培汪苓友之志而愛禮存羊究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爲註書不應改移止宜就文辨論如朱子之賢闕文錯簡皆仍其舊無已何人而乃擅削以致迄今盈庭聚訟也

僕先祖笠山公精于醫理博及羣書臨症之暇靜坐小齋手不釋卷雖至老不倦于暮年採取諸同學高論輯成吳醫彙講行世舊存見聞篇什及諸公送來佳作 先祖必反覆細閱再商

之二三老友考訂盡善方始付梓是以採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復不少緣集行海內同人之公論繫焉不苟採選可見 僕先祖慎且重也選至十一卷周吾省先生佳章之後忽抱沉疴于辛酉歲辭世迄今十四載矣痛音容之已杳幸彙講之流傳 慶者僅守遺板卽以十一卷第八頁吾省先生佳作爲止 慶者年幼無知不能克承家學醫林典籍未經探討雖承佳章 賜教不敢續入集內所以遵 先祖慎採之遺意也

爰書數語附于簡末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春正月孫男慶者百拜謹識



Faint handwritten notes or signature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